

鸽子,在山村飞翔

□郑旺盛

骤雨初歇,阳光依然热烈。
正是初秋茂盛的时节,蓝天白云如诗,草木葳蕤如画,田野里一片蓬蓬勃勃。
此时此刻,我们行走在郑县茨芭镇的乡间道路上,寻找一个叫薛村的偏远山村小学。

这里有一位年轻的特岗女教师,名叫李金歌。

人们说,她是一只金色的鸽子,在这个小山村里飞翔,在这个小学校里歌唱。

一

禹州和郑县,水连水,山连山。
2010年,家住禹州磨街磨街村街村的李金歌从郑州师范学院毕业,毅然报考了郑县的特岗老师,背井离乡,跋山涉水来到了郑县最偏远的山区学校——茨芭镇薛村小学。

扎根山村,当一名好老师是李金歌的理想。为了这个理想,不管山高水长、前路茫茫,她都义无反顾。

2012年10月,李金歌做了幸福的新娘。老公叫赵瑞国,家住安阳市安阳县。那里距离薛村小学有将近400公里的路程。从此,李金歌每一次回家,往返都要跋涉近千公里。

李金歌说:“薛村小学是个山村小学,这里交通特别落后,从学校到镇里没有公交车,只能坐三轮车。要是回婆家,又要从镇里坐公交车到县城西客运站,在那里坐大客车到郑州火车站,然后乘火车到安阳,再坐公交车到安阳县,再倒车到水冶镇,再从镇里乘车回家。你知道这一趟要多长时间吗?如果不堵车的话,得八九个小时;要是堵车就得10多个小时的颠簸。回一趟家能把人累得骨头散架……”

在这个小山村教书,太不容易了!朋友们都劝她:“金歌,干脆辞职吧,实在是太远了,何苦非要在这里呢?”

李金歌说:“我舍不得这里,舍不得孩子和同事们,这里的一草一木都让我温暖,我离不开。”

任岁月流淌,凭时光飞逝。李金歌

一年一年坚守,伴着孩子们成长……

二

做一名好老师,要有一颗像母亲一样的心。
当年来到薛村小学的时候,李金歌主动担起了五年级语文教学兼班主任职务。谁都知道,当班主任是操心受累的事情,没有牺牲和付出精神,是当不好这一角色的。

李金歌常说:“干一行,爱一行,做人就要有担当。”

对孩子不同的天性,她不断创新教学方法,让每一位学生,不管是天资聪慧的,还是资质平平的,都愿意跟着她学习。她在班里相继开展了“阅读之星”“书法之星”“文明之星”竞赛活动,培养孩子的读书兴趣和美好品德。
作为一名班主任,李金歌不仅教给学生知识,还教给学生做人的道理。她教育学生要养成爱护环境、勤俭节约、热爱小动物的美好品行;还在学校里最先发起“晨读”活动,带领全校学生朗读《弟子规》《三字经》《论语》等传统文化经典,让孩子们在阅读中感悟祖先智慧、感受传统文化力量,让他们在潜移默化中学会做人做事。

她在日记中这样写道:雨过天晴,校园里到处弥漫着泥土的清香,花儿也更加娇嫩鲜艳,孩子们开始了早读,一年之计在于春,一日之计在于晨啊,希望孩子们好好利用宝贵的时间,通过阅读增加智慧和力量。愿他们像花儿般迎着朝阳开放,吮吸着大自然的雨露茁壮成长。

春天来了,她组织学生去踏青,去感受自然的美妙和神奇,教育他们从小就热爱自然的这片土地。与孩子们一起走进大自然的怀抱,看天空蔚蓝瓦蓝,看白云随风飘动,嗅一嗅草木散发的清香,听一听溪水的叮咚之声,李金歌的心有时会和孩子们一样感动。

汗水浇灌幸福花。近年来,李金歌先后获得“市级优秀班主任”“县文明教

师”“郑县劳动模范”等光荣称号。

三

茨芭镇地处山区,是郑县最西部的一个乡镇,而薛村小学又是这里最偏远的学校。交通不便,条件艰苦,年轻老师都不愿在这里久留。
李金歌却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家,一年一年坚守,至今已足第九年。

2019年8月,郑县教育局在全县选拔优秀的农村教师到城区学校任教。学校领导和同事们都劝她报名,想让她换一个工作条件好、回家方便的地方去教学,但她却说:“我哪也不去,就在薛村小学和孩子们在一起,和大家在一起。我在这里感到特别温暖,我舍不得离开这里!”

是的,不仅是放弃了这个机会,在面对家庭的困难时,她也没有却步。
她是2012年10月结婚的,次年有了女儿。女儿不满6个月时,她难舍难分地把女儿留给了婆婆,自己从安阳风尘仆仆坐车赶回了薛村小学。如今女儿已经6岁了,因为路途遥远,星期天她几乎没有回过家,只有在寒暑假的时候,才能与女儿好好团聚。

平时想女儿时,只有通过视频跟女儿见面。每当女儿说想妈妈,想让妈妈回家看她时,李金歌的心就忍不住战栗,眼泪不住地往下掉。

李金歌是家里的独生女,三年前,慈爱的父亲突然病逝,让她痛彻心扉。2017年的一天,母亲又突发脑溢血住进了医院,她不得不离开学校,去医院侍奉病重的母亲。一边是她牵挂的学生,一边是她慈爱的母亲,那些天里,李金歌的心好累好累……

校长去医院探望时对她说:“李老师,你安心在这里照顾好母亲,你的课已经找好了代课老师,同事们和孩子们都很牵挂你,想念你,希望老母亲早一天好起来。”

那一刻,李金歌感受到了来自学校和孩子们的温暖,禁不住泪流满面……

四

李金歌既是孩子们喜欢的老师,也是孩子们交心的朋友。

她的学生当中,90%以上都是留守儿童,还有少数来自离异家庭。他们普遍缺少关爱、缺少呵护,他们小小的心灵有时不能承受这样的孤独。作为班主任,李金歌格外注意孩子情绪上的微小变化。

班里有名叫张鑫源的学生,性格非常内向,因为父母都在外打工,他跟爷爷奶奶一起生活。2016年5月的一天,李金歌在学校里见到了张鑫源的奶奶,说话间知道第二天就是张鑫源的生日。奶奶说,孩子生日,父母都不在家,孩子苦啊!

作为一位母亲,听了老人的话,李金歌心里很不是滋味,她决定要为孩子过一个特别的生日。
第二天,她悄悄交代班里的孩子们,要给张鑫源一个惊喜。这一天,同学们精心布置了教室,山村里买不来蛋糕,李金歌就制作了一张卡片,在上面画了一个鲜艳的大蛋糕,还给孩子们买来瓜子和糖。

那天,当张鑫源走进教室的时候,同学们一起唱起了生日祝福歌,给他送上了最美好的生日祝福。腼腆内向的张鑫源,当时就激动地哭了。
后来张鑫源对同学们说:“李老师就像是我的妈妈,她比妈妈还要亲。”

那天晚上,四岁的女儿突然打来电话,电话里叫着妈妈,用稚嫩的声音说着:“妈妈,妈妈,想你,想你,你回来吧,回来吧……”女儿说着说着,竟突然哭了起来。

彼时彼刻,李金歌再也抑制不住自己对女儿的思念和愧疚,泪水霎时模糊了双眼。挂了电话,她思潮起伏:自己把爱无私地给了学校的孩子们,却又无奈地把宝贝女儿丢在了遥远的家乡。
月儿弯弯,天空静寂。在这个孤独的深夜里,作为一个母亲,她情不自禁默默哭泣……

青丝华发 岁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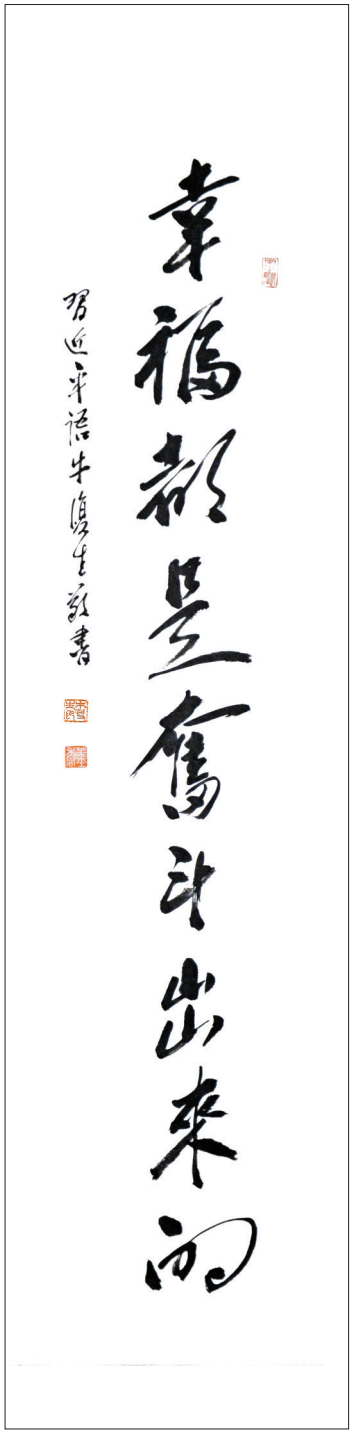
□叶剑秀

亲爱的女儿:
中秋佳节要到了,明月清风里洋溢着幸福的味道,很想用写信的方式跟你说话。平时没少电话、微信或视频,总感觉那种交流有些生疏。忙碌的时光隔膜了许多血肉亲情,短暂的问候和温暖、彼此的疼爱 and 安慰,极似包装出来的场面客套,失却了血浓于水的醇厚天真。
前些时候出差,顺便到你生活的城市去看你们,两个外孙围着我轮番亲昵,我被他们可爱的言行所感动,真切享受到了少有的天伦之乐。当你低头给我端茶的一瞬,我无意间看到你发中夹杂着几缕白发,心里忽然涌出一缕心酸。那一刻,我把感伤的泪水按在眼底,轻轻端起茶杯,默默品味着生活的各种滋味。
你们带我出去游玩,无论在车上还是景区,密集的电话让我知道了你们的繁忙。客户的诉求、生意的急需,有条不紊地回应和安排,无不显现你的老练和成熟。我感到自豪,也有几分疼惜。
你和我同属鼠,注定是忙碌操劳的人生,这或许就是宿命。你的骨子里,很有几分性格,吃苦耐劳,执着向上,激励着前行的脚步永不停歇;勤恳敬业、不屈不挠,从不会轻易放弃和退缩。你们这代人赶上了盛世年景,拥有足够广阔的搏击平台,可以尽情演绎人生的华章。纷杂与繁华并存,缺憾与迷茫难免,人生就是一次旅行,出发与跋涉、愉悦与汗水、滋味尝遍,收获的风景和感悟各不相同。
你出生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。北方严寒的冬夜,如同家境的清贫一样萧瑟,你的运气有些差,上天给你安排了苦寒的时艰、穷困的家庭,有些不公平,可你无权选择的。那时候我和你妈都是民办教师,在那个乡村小学简陋的寝室里,你的一声啼哭是黑夜里闪光的喜悦。第二天我要去十里外的教育办开会,一个人走在厚厚的雪路上,心情与雪花一样飞扬。
你在家乡那所小学里快乐地成长,我们在岁月的边缘上艰难度日。我喜读书,偶尔积攒的零碎钞票急于换书去读,这就给清苦的光阴更抹上灰暗的色调。你的童年,无论向往的玩具还是鲜亮的衣服,都成为奢望。你留存不多的几张童年照片有几分寒酸,每当我翻起,心里就痛伤一回,愧疚和亏欠是一生都无法

弥补的。从小你就能体谅父母的不易,从不抱怨和难为我们。记得有次我从县城买书回来,破例给你买了一小包点心,你兴奋地在我脸上热烈亲吻。后来我才知道,那一小包点心你居然吃了几天。那一次,我独自坐在办公室里怅叹落泪……
在你没有读完小学的时候,我离开你们去县城打拼。随着你妹妹的出生,日子更加辛苦,为了生计,我很少回家,我们一家聚少离多。
在你初中、高中成长的关键阶段,我没有过多问过学业,没有呵护陪伴,没有引导教诲。偶尔短暂见面,父亲的职责和天性使然,就和你简略谈些为人准则,灌输一些励志鸡汤,泛泛说教一些应该努力的方向,至今想来都是空洞和乏味。
我一介书生,虽穷而不老,崇尚精神的高度和境界,奉行挺直腰杆站着做人,凭历练本能拓展生存空间。如果说我给你留有财富,可能也只有这些了。
在散养式的成长环境中,你秉承了良好的部分,从不沮丧颓废。你的努力和优秀,我常常引以为豪。
记得在大学期间,你在学生会做事,组织活动风生水起。从大一开始,你就利用课外时间做兼职教师,赚取一些微薄收入为父母分忧解难。全校演讲比赛,你写了一篇演讲稿,几次修改还是不满意,就求助于我。看到稿子,我有些惊讶,没想到你写得那么好,没有华丽辞藻,没有娇柔呻唤,没有高调口号,通篇以真情实感诠释当代大学生的精神风貌和追求担当。我只在结尾部分的信念和力量上略作改动。当你电话告诉我总决赛荣获第一名时,我默念了一句:我女儿长大了。
你该出嫁了。
家庭的境况早好了些,本应陪送你一些嫁妆什么的,挤挤凑凑把婚事办得体面些,可我依然固守我的理念,节约简办。自己去栽树,培植浇灌,施肥修整,采摘到甜的果子才甘味悠长。你可能早已习惯,明白我的用意,没有点怨言。简单的仪式中,你从容地微笑着完成了人生角色的转变。
送别那一刻,我忽然感到痛心不舍和失落,像是谁要偷走我心爱的宝贝。我们拥抱的瞬间,我终于没有忍住,别离的泪水落在你的婚纱上。你泪眼蒙

眛地望着我,坚毅地点点头,好像在说:爸多保重,请放心,我会做好自己的。
带着简单的行囊,你们去了南方,那里有适合你们驰骋的舞台。
一切没有想象中美好,面朝大海,未必就是春暖花开。可接连的受挫并未让你却步,一番蓄力,你决意冲击华为公司的门槛。在近三千人的应聘队伍中,压力和艰难仿佛一座山横在你面前。你倾尽曾经的全部积累,一路过关斩将,最终脱颖而出,你成功了。
一年的光景,所有的付出初见回报,再一次的人生挑战如期而至。面对来者不易、令人羡慕的职业,你主动请辞,选择离开。我一向尊重你的选择,包括你的婚姻,我相信你的眼光。你们决定要开自己的公司,做自己的生意。步步维艰可想而知,我依然给了什么帮助,你们只能靠智慧和坚韧面对黑夜与白昼。太阳与月亮的光芒不可企及,做一颗星星同样可以发出闪耀的光亮。
咖啡的味道有些苦涩,却有很多人愿意品尝,大抵是因为那醇厚绵长的幽香与人生的滋味几近相同。几年下来,你们把脚步走得很稳,走过荒土,跳过涧溪,翻过山梁,到达了人生第一座山顶。有车了,有房了,有宝宝了,这可能就是人们定义中的小康了。
前面还有青山绿水,还有富饶丰润的森林,天地辽阔,始终是一个无尽的球体。人生就是在画圆,画着画着青丝中就有了白发,开始是几根几缕,后来就慢慢全白了;白了,人就活得明白了。
看到你发间的一缕白发,我那份疼痛一直在心里压着。青春、打拼,这是昂扬向上的价值取向,也是我常常宣扬和激励的,但难免身心疲惫,不知不觉中也荒芜了多少该有的幸福。累了,就停下来歇歇,切莫把生意看得比命名贵。才三十多岁,正是女性俊美的阶段,不要输给忙碌,给自己留点空闲,让生命和职业同样靓丽起来。我和众多父亲一样,不图你大富大贵,只愿你快乐安康。
下次见面,别再让我心里有痛。
佳节团圆之际,东山上的月亮升起来了,依然圆润明朗。你爱吃的月饼、石榴、柿子、黄梨装满了果盘,你妈去跳广场舞了,我在给你写信,把家乡的味道和祈愿遥寄给你……

爸爸



书法 牛复生

学生是我幸福的源泉

□段仲眉

1998年,我60岁,从平顶山一高退休。正在人生转折之时,正值风烛残年之际,一场车祸夺去我26岁儿子的生命,活活剐去了我的心。我陷入了痛苦的深渊,以泪洗面,万念俱灰。我的生命在悬崖上摆动,我的生活掉进了无底黑洞。我的学生知道噩耗之后,不但到殡仪馆为儿子送行,而且天天劝慰我热爱生活、珍惜人生。他们用自己的心和情把我拉出绝境,送我这个垂暮之人踏上新征程——到一所民办高中任职。

原认为民办学校的学生是“双差生”,但实践证明我错了。这些学生个个通情达理,人人勤奋好学,他们用自已的言行给我带来了幸福和快乐,装扮着我夕阳的色彩、晚霞的绚丽。

我每周有七八节课,备好课后,我像演员盼着舞台,又像种子急于发芽,等待铃声响起;而学生们则为我拿书包教案,挎着我的胳膊,扶我走上三楼教室。凡是我的课,黑板光亮,桌椅如洗,茶杯飘香。课堂上思考深沉,发言热烈,背诵准确,联想丰富。下课后的,有的学生从我的书包里抢走报纸杂志,有的学生送我下楼,直到我坐到办公桌前才离去。

冬天晚自习后,女同学为我打好热水,铺好床被,放好暖水袋,待我洗漱完毕才离去;早晨又来扶我下楼打饭用餐,再扶我上楼到教学楼、办公室。夏日晚自习后,她们帮我洗衣服刷鞋,点上蚊香,掖好蚊帐,千叮咛万嘱咐才离去。我在学生们眼里是老人?是小孩?连我自己也不知道,他们如此关照我、帮助我,我能不幸福吗?

我们这个班,不论男生、女生,老实的、调皮的,个个敬我、爱我,没有一个和我顶过嘴,没有一个和我高声说过话。我也更爱他们,亲他们。我经常送给他们报纸杂志,还用自已的钱给他们买复习资料,包括语文以外的“大综合”和其他学校的考试题。他们的作文和考卷上,我都要写下批语,肯定成绩,指出不足。每次评讲都涉及每个学生的优点,哪怕他们有一点点进步,我都由衷地高兴。有时他们明明进步了,可在考卷上仍写着:“对不起,让老师失望了。”我改卷后写上:“小乖乖真虚心。我太高兴了,吻你。”有的同学写好作文后,还附上一句话:“上文不好,又写一篇,给老师添麻烦了。”我批改后又写上:“孩子,别客气,我非常爱改你的作文,多多益善。”

记得有个同学写了一首诗歌,让我修改,其中有一首《夜游》中写道:“无数的孤独,在缠绕我/我悲伤,我寂寞。”我在他的本子上写道:“诗作已读,才华横溢。孩子,我是你的朋友和母亲,无论何时何地,我的影子都伴随着你,我们一起挽清风同游,

“上山”听火车叫

□李荣欣

听火车叫,对有些人来说,烦心;在我,则是一种享受。好听火车叫,特别是好听平顶山的火车叫,是我打小养成的习惯,如今老了还改不掉。我这习惯的养成,与平顶山的开发建设有关。我的出生地,在离平顶山市区不远的沙河沿上的一个小村庄。1957年的某一天,正上小学的我,突然听到从平顶山下传来了火车的叫声,让我兴奋不已。因为这之前,知道火车是从书本上和老师的嘴里得来的,并且知道哪里有火车叫,哪里就了不得。

家乡虽说离平顶山很近,但由于自己小没去过,从大人的口里知道平顶山开始建设了,就很想去看看,看看“大建设”什么样。如今听到火车叫,还能坐得住吗?我要“上山看火车,听火车叫”。我们家乡人把去平顶山说成“上山”,把火车鸣笛说成“火车叫”。父母说,你还不,现在不能去。我就怄气。家人拗不过,就让我们几个小同学一起,去申楼看火车、听火车叫。申楼那会是在平顶山附近的大火车站,还离家近,大人们就让我们去申楼。我们四五个同学,一块儿走了半天路,来到了申楼车站。人家不让我们进站,我们就站在野地里看。不一会儿,一列火车从西过来。好家伙!有几十节车厢,风驰电掣地飞奔着,看得我们眼花缭乱;近前了,突然又响起鸣笛声,声震屋宇,听得我们心花怒放。从此,火车和火车叫在我心中打下深深的印记;从此,每隔一段时间,我都要“上山”,

